

▲ 身為小說家，同時也是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總編輯的王聰威。

文學狂熱分子 王聰威用文字叩問生活

作家是一生的職業 寫作就是完美的一天

文、圖／李墨

因為村上春樹，王聰威買鞋子選擇藍色；看到《白鯨記》裡出現奶油燉魚，他也在家如法炮製……；將文學貫徹生活的瘋狂，對他來說似乎如呼吸般的自然。

那天與王聰威約在聯合文學見面，黃燈底下是一整面的書牆，他穿著簡單的素色T恤、說話溫和但見解犀利，甚至有點直接，從路亞釣法、料理聊到軍事、漫畫，讓人不禁訝異，小說家涉獵的範圍也太廣泛。

在廣泛興趣底下，文學如同建構他世界的基礎。王聰威在臉書上打下「盡可能實踐文學與生活的結合。」

因文學而被觸動 「村上春樹穿藍布鞋那我也……」

「我整個生活被文學所影響，我喜歡穿的衣服、吃的東西都是在文學裡可以讀到的。」對文學的愛如果可以分級，王聰威一定可以被歸類到最高等級，他說自己從來沒想過要穿藍色布鞋，

甚至覺得應該會很突兀，但自從讀過村上春樹穿了藍布鞋，他馬上就買來穿。

又像是在《白鯨記》裡描述，緬因州一處旅館用大量的牛奶、奶油、鹽，燉煮蛤蜊、大塊魚肉，窮困的漁民在寒冬中吃著硬麵包配燉魚，「天啊！也太好吃了吧，冬天吃一鍋這種油膩的東西一定精神百倍。」驚嘆還不夠，王聰威真的買了奶油、鱈魚，在家燉了一鍋來吃，確認這真的好吃。他說，到一個地方，你如何欣賞他的景致，即使是邪惡或醜陋，都會因文學而被觸動，「我喜歡閱讀文學，一首詩、一篇小說，才讓我懂得怎麼觀察這個世界。」

王聰威把這樣的概念帶入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的編輯工作。《聯合文學》曾以伊藤潤二為主題，內容帶入日本鄉土鬼怪故事、臺灣妖怪漫畫，若

▼ 王聰威於「字裡識香味」講座中擔任講者。（胡晴舫提供）





▲ 王聰威認為，閱讀本身是好事，但不應取代其他的經驗。

對伊藤潤二有興趣的人，看完雜誌後就會接觸到文學相關知識；又像是他們也曾以東野圭吾為主題，介紹了書中曾出現的食衣住行，讀者未來去日本，書中出現的事物就會被納入眼簾，文學也就這麼悄悄融入生活。他笑說，「這樣你就會被誘惑進來。」

「文以載道」vs「小本的」

雖然在王聰威眼中，文學如同釣魚、園藝、水族箱造景，都是一種興趣，但他也明白文學還是有一個與其他興趣最大的差異，「不幸的是，文學一定是菁英，因為前提是識字」，小說家用故事說明文學過往在社會中的位置。王聰威說，自己20幾年前當兵，擔任的是輔導長，要看大家的莒光日記，當時負責的部隊學歷是高中以上，素質相較之下相當好；但他意外發現，6、70人的部隊，至少10人不會寫國字，文句要通順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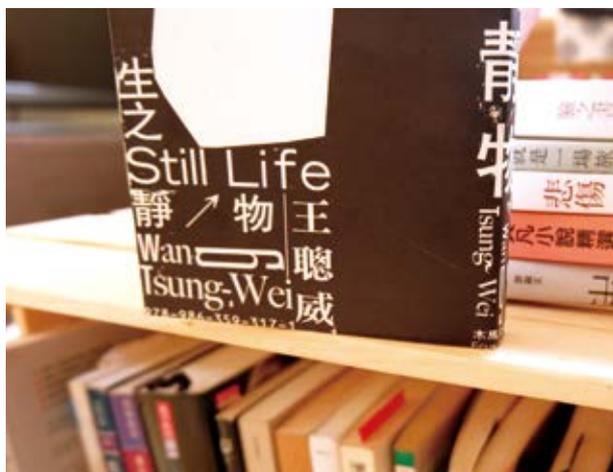
更是幾乎沒有，甚至懷疑大家是否會閱讀，「我覺得要跟他們談文學是很奢侈的。」

現在的識字率早已超過90%，但王聰威說，他最近在看房子，看了100多間，90%以上的家庭是沒有藏書的，就算有，也是跟工作相關的書，像是會計師家裡會放會計類書籍，但文學可說是少到不行。他認知到，文學不管怎樣都是小眾，與其他的嗜好彼此交疊，又或是毫無關聯，人們的嗜好在跨領域的過程中交織成世界的樣貌，即使是賭博、喝酒，也成為每個人不同的生活風景。

文學與菁英的關聯，也讓過往的文學背負了不少責任，出現「文以載道」這樣的論述；但王聰威犀利地說，「沒有，文學沒有這樣的責任，是做爽的！」輕鬆的說法其實有深刻的反思。他以納粹為例，在納粹統治底下，攝影從藝術變成了責任，可怕的是這個責任，是非人性的種族清洗；也提起早年的鄉土論戰，文學背負著工農兵、反攻大陸等論述，在他眼中並不恰當。

王聰威以更極端的例子來說，他年輕時沒有成人片，大家投注慾望的管道是被稱為「小本的」黃色書籍，內容是大量的狀聲詞加上少少的故事，完全沒有核心價值，存在的目的就是供人發洩慾望，或許低俗，但卻無法磨滅其重要性，「我當兵的時候，我的前任輔導長離開後留給我就是一疊黃色小說。」

這樣的開放態度讓文學融入生活，但也保持最純粹的部分，就是彰顯個人意念。王聰威說，一個作家可以完全為自己的意念奮戰，可以永遠為政權服務，也可以永遠反對，可以一直寫228事件，也可以不斷寫太陽花，個人的作品最終取決於個人意志，但文學的本身應具備開放性。



▲ 國中時期，王聰威早已替自己選擇了作家作為一生的職業。

天生文人 作家是從小志向

文學如水氣浸潤到生活的每一處紋理，已讓王聰威難以想像完全沒有文學性的生活。他回憶起小時候，自己從國中就開始喜歡寫作，在《作家日常》一書中也透露，最早開始寫詩的原因就是為了討女孩子歡心。但王聰威寫作的能力並非家裡特意培養，他真誠地說，「這應該是天分。」

到了高中王聰威開始接觸文學類書籍，主要是當時流行的「正統派」，像是余光中、鄭愁予、

琦君等人的作品，到了大學才接觸到張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的作品，自謙比起朋友的起步相差甚遠；但在大家的未來志向還是太空人、科學家的國中時期，他早已替自己選擇了作家作為一生的職業。王聰威幽默地說，「我就是書呆子啊，其他什麼都不會，覺得自己是個廢物，哈哈。」

從小說到拳術 無事不成閱讀

所有的閱讀、寫作，王聰威都堅決地朝向作家一途，但聽到他談藏書，範圍卻廣泛地讓人吃驚，「我書架上最多是文學類書，第二是軍事，武器圖鑑、戰史、戰略，西洋到中國到日本。」談起軍事王聰威雙眼發光，無論是軍武、戰爭帶來的血脈噴張，軍人傳記的精采轉折，又或是軍事歷史裡的領導統御，連電玩他都喜歡《三國志》以及《信長之野望》。王聰威也忍不住說起只有軍事迷懂的對話，「像是我們會怎麼認人呢，他講一個人的名字，赤松，我的反應是赤松是播磨地區的姓氏，當時的領主姓赤松。」



▲ 令人意外的是，王聰威是個不折不扣的軍事迷。



▲ 王聰威認為閱讀不應有神聖性，他說，讀了愛情小說的經驗，永遠也比不上第一次親吻女孩子時的悸動。

除了軍事，王聰威也熱愛拳術，甚至連路亞釣魚雜誌、水族造景、園藝類書籍也都收藏，食譜、料理書更不可少；這對他來說都成了小說的素材，也成為編輯雜誌的養分，「我希望應徵者喜歡閱讀有的沒的鬼東西。」看了這麼多書，記者好奇他實際釣技如何？王聰威自嘲，「我就是個懶惰鬼啊，看釣魚、水族、拳術也都不會真的去做，就是看爽的。」

閱讀很快樂 但不「神聖」

閱讀對王聰威來說，是樂趣也是通往作家的道路，但聊起推廣閱讀，他眉頭一皺「我不認為閱讀有神聖性。」他說明，自己只是因為喜歡閱讀，所以閱讀量多，如果不喜歡閱讀而喜歡登山，那就好好登山，如果不喜歡登山，就好好釣魚，不要一整天沒事做就好，喜歡喝酒也好，但別把自己搞垮，喜歡打麻將也沒問題。一如其他見解，談閱讀王聰威也真的非常直率。

他舉例，閱讀《白鯨記》的過程，可以體會到閱讀的快樂，但若另一個人花了同樣時間去瘋

狂釣魚，拉一條魚的快感是他讀 100 次《白鯨記》也感受不到，又像是讀了愛情小說的經驗，永遠也比不上第一次親吻女孩子時的悸動。更深刻地，他談起自己的父母，「我爸媽是書讀很少的人，但不妨礙他們是愛我的人，他們還是最好的人。」

王聰威反對的，是把閱讀當成知識的競逐，閱讀本身是好事，但沒有好到可以取代其他的經驗。他更深刻地分析，閱讀的確可以提高國民素質，原因在於識字、有閱讀能力的人口基數提高，



▲ 在王聰威眼中，文學如同水族箱造景，是一種興趣。

較有機會從中抽取國家所需要的人才，但若落入知識的競逐、世界排名的窠臼，則失去了閱讀的樂趣，「我們要讀馬奎斯，但馬奎斯會讀任何一本臺灣小說嗎？」他意味深長地說，「臺灣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懂得實在太多了。」

瘋狂寫作 就是美好的一天

如今已成了作家，達成國中替自己設定的夢想，聊起生活，王聰威卻坦言自己還在學習。他說，自己還沒有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人，甚至連那個人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，「我喜歡藍鞋子，是因為村上春樹，但我沒想過我適不適合，我只是因為沒讀過喜歡的作家寫過紅鞋子，說不定我穿紅鞋子更好看。」

王聰威害羞地笑說，「我常跟我太太說我一轉身就回到大學時代，太太會說我太丟臉，幾歲

的人還在講這種話。」但因為對生活想像的不確定，他持續保有對世界、自己、他人的高度興趣，從壞處來說是「沒定性」，但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裡喜歡新鮮的事物，想像中的自我仍在完成中，不知道會成為什麼。

雖然對生活抱有不確定感，但聊起「想像中完美的一天」，卻長得相當具體。王聰威說，美好的一天，大概就是能夠規律寫作的一天吧。這不會是個正常的日子，可能會一天連寫8小時，早上泡的茶晚上沒動，睡著時出現靈感就爬起來繼續寫。他回想，這樣的時光，似乎只出現在成名之前，當時會因為筆下故事而興奮激動，隱隱然感受到這是一件很棒的作品，「在被認識之前，曾經經歷過那段渾然忘我的時間，如果能重現那樣子完美的一天，應該很讚！」說這段話的同時，他眼神的聚焦處似乎在遠方。◎



▲ 王聰威的書架有文學、軍事、拳術、料理等各類書籍，涉獵範圍相當驚人。（王聰威提供）